

中 国 青 少 年 成 长 必 读 丛 书

彼得·潘



CHENG ZHANG BI DU

【英】玛修·巴里 / 著
石延博 / 译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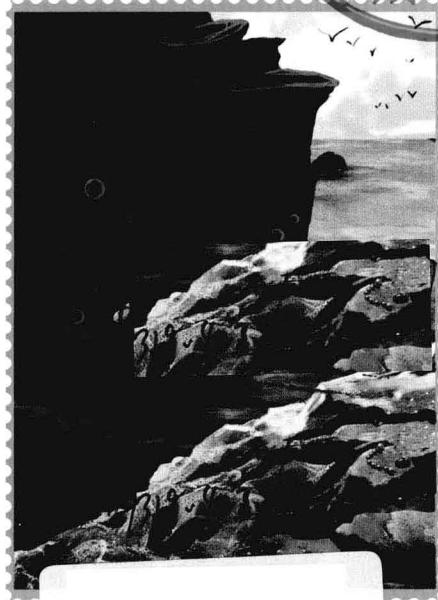
青 岛 出 版 社



世界文学名著

彼得·潘

【英】玛修·巴里
石延博 译写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

前言



《彼得·潘》是英国作家玛修·巴里(1860—1937)最著名的作品，是一部充满想象与冒险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。

玛修·巴里是英国剧作家和小说家，以创造了不肯长大的男孩彼得·潘这一艺术形象而闻名于世。巴里幼年时哥哥大卫意外身亡，其母悲痛欲绝，他本人也始终未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。他一生都希望重拾母亲遭受打击之前的幸福岁月，并因此在成年之后仍然一直保留着强烈的儿童个性。这对他的写作，特别是《彼得·潘》的创作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巴里于1937年去世，根据他的遗嘱，《彼得·潘》的版权赠给了伦敦的大奥曼德街儿童医院。

彼得·潘来自孩子们梦境中的国度“虚无岛”。他具有所有小男孩共有的特点：害怕上学，热衷冒险，纯洁无邪，勇敢无畏。彼得·潘有时会飞到现实世界中来，比如说英国伦

敦的达林太太家。他常常躲在二楼的育儿室里，偷听温迪的妈妈达林太太给三个孩子讲故事。一天晚上，彼得·潘飞走时，影子不小心被关在卧室里，被达林太太捡到，收在了抽屉里。彼得·潘为了取回影子，潜回卧室，不料被温迪撞见。经过一番对话后，温迪和弟弟约翰、迈克尔跟着彼得·潘飞到虚无岛，展开了一连串惊奇的冒险……

《彼得·潘》之所以赢得了各国大小读者的欢迎，原因在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童话世界——虚无岛。岛上有无忧无虑的仙女、美人鱼、遗失的孩子们，以及那个用蘑菇当烟囱的“地下之家”。这一切对孩子们来说，都具有无穷的魔力。而主角彼得·潘那种“永远不想长大”的思想与行为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孩子们的心声。

作品运用性格刻画、心理描写、讽刺和幽默等手段，将荒诞幻想、仙人传说、惊险情节编织在一个故事里，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。无论儿童或成人，阅读本书都能得到最单纯的快乐。一百多年来，彼得·潘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世界上无人不知的人物，被视为永恒的童年和永无止境的探险精神的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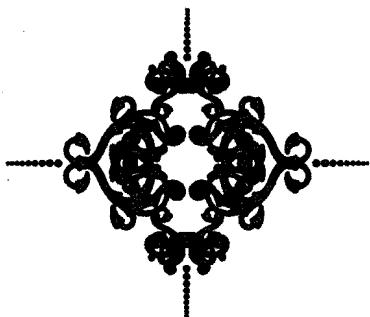
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乐章。让我们阅读《彼得·潘》，尽情感悟和享受童年带给我们的欢乐吧！

译写者



目 录

- 第一章** 彼得的到来 / 1
第二章 影子 / 14
第三章 走吧,走吧 / 28
第四章 飞行 / 49
第五章 真实的虚无岛 / 65
第六章 温迪的小屋 / 82
第七章 地下之家 / 97
第八章 美人鱼的礁湖 / 106
第九章 虚无鸟 / 126
第十章 快乐的家庭 / 131
第十一章 温迪讲的故事 / 141
第十二章 尾声 / 154



第一章 彼得的到来

世上的孩子都会长大，只有彼得·潘是个例外。孩子们很快就明白长大成人的道理，温迪自己也是这样想的。她两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花园里玩耍，摘下一朵花，跑去拿给妈妈看。我想，温迪那天真活泼的样子一定非常惹人喜欢，所以她的妈妈达林太太看到她手持鲜花跑过来时，不由得把手按在胸口喊道：“为什么你不能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呢？”在这个问题上，达林太太没有再说什么，可从那以后，温迪就知道她一定会长大的。

温迪家住在门牌号为十四的那所宅子里。在她出生之前，达林太太是家里的中心人物。她是位非常可爱的女士，有一颗浪漫而充满幻想的心，有一张甜美却爱嘲弄人的嘴。她那些浪漫的想法就像来自东方的神秘小匣子，一个套着一个，不论你打开多少个，里面总还藏着一个。她那甜美而爱嘲弄人的嘴边，总是挂着一个温迪永远也得不到的吻，尽管



它就在她的右嘴角,非常引人注目。

乔治·达林先生是这样娶到达林太太的:当达林太太还是姑娘时,许多小伙子同时爱上了她,他们准备一齐跑步到她家去向她求婚。达林先生却独辟蹊径地雇了一辆车代步,抢先到达,所以娶到了她。不过,他未能得到她的全部,至少未得到她心灵最深处的那个小匣子和她嘴角的吻。他对小匣子一无所知,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也放弃了对那个吻的奢望。他猜想:或许只有拿破仑才能得到它。我以后可以找个恰当的时机向你描绘一下他是怎样追求那个吻,又是怎样勃然大怒地关上门离去的。

达林先生过去老是向温迪夸口,说妈妈不但爱慕他,而且尊重他,因为他是懂得股票和红利那类知识的学问渊博的人。当然,事实上没有人完全精通那些东西。达林先生看上去似乎很懂行情,谈起股市涨跌时,总是讲得头头是道,那神情让每一位女士都会崇拜他。

结婚后,一开始达林太太把家庭账目记得清清楚楚,连一棵芥蓝菜都不会漏掉。她觉得记账就像玩游戏一样有趣。渐渐地,她开始疏忽大意起来,有时候竟会把整个的大菜花都漏记了。账本上出现了一些没有面容的娃娃的画像,它们是达林太太对自己未来孩子的想象。瞧,她该算数时,却画

起了画儿！

达林家第一个出生的宝宝是温迪，接着是约翰，而后是迈克尔。

温迪出生才一两周，她的父母就感到有些忧虑：能不能填饱这张要吃饭的小嘴呢？看着温迪，达林先生心里既骄傲又惶恐不安，但他是个非常现实的人。他坐在太太床边，拉起她的手，一笔一笔地算起养育孩子的费用。达林太太可怜地看着他，心想：不管以后的生活会怎样，他总不该这样做。她极其愿意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。达林先生拿起笔和纸细细地算着，每次达林太太的建议打断了他，他都不得不不再从头算起。

“好了，现在请别打扰我！”他恳求道，“我这儿有一英镑十七先令，办公室里还有两先令六便士。我可以省下办公室的咖啡钱，这样就能节约十先令。这样加起来，就有两英镑九先令六便士了。再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，就是三英镑七先令九便士。哦，我的支票本上还有五英镑。再加上这五英镑，一共是八英镑七先令九便士。可问题是，我们靠这点儿钱能不能过得了一年？”

“可以的。”达林太太温柔地说。她很疼爱温迪。

“别忘了腮腺炎！”达林先生用近乎唬人的口气提醒她，

“治疗腮腺炎要一英镑，我先这么算，不过我敢肯定至少还要加二十先令；治疗麻疹要一英镑五先令，德国麻疹十先令六便士，加起来要两英镑十五先令六便士；百日咳，我看要十五先令……”达林先生的账就这样算下去，每次的数目都不一样。

约翰的出生给达林家带来了同样的忙乱。迈克尔出生后碰上的麻烦就更多了。不过，三个孩子都活了下来。很快你就可以看到，在保姆的陪伴下，孩子们排成一队，到富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去了。

达林太太对现状感到还满意，而达林先生却想过上和邻居一样的生活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家得有个保姆。由于经济上的拮据，孩子们喝牛奶的开支就够大了，因此，保姆的职责只能由一只叫“娜娜”的纽芬兰大狗充当了。在达林家收养它之前，娜娜没有固定的主人。达林夫妇与娜娜是在肯辛顿公园相识的，娜娜此前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游荡。在娜娜看来，孩子才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它总把脑袋伸进婴儿车，傻傻地看着他们。它还常常跟着别的保姆回家，向女主人揭发保姆的疏懒，因此保姆们恨透了它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娜娜的确是个出色的保姆。给孩子洗澡时，它非常细心。夜晚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他们稍微发出



一点哭声，它马上就一跃而起。当然，狗舍就设在育儿室里。娜娜有一种天分，能辨别得出哪种咳嗽需要及时治疗，哪种咳嗽无关紧要。它自始至终都相信传统疗法，比如大黄叶的药效，而对病毒、细菌等新玩意儿，它总是嗤之以鼻。它送孩子们去上学时，很讲礼节。如果他们规规矩矩，它就庄重地走在旁边。如果他们欢蹦乱跳，它就用头顶他们，让他们排好队。在约翰踢足球的时候，它总会记得给他带上件球衣。如果碰上下雨，它就会衔把伞送过去。

富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有间地下室，保姆们都在那儿等候。别人家的保姆都坐在凳子上，唯独娜娜趴在地上。这是娜娜与其他保姆唯一的不同之处。其他保姆都看不起娜娜，原因是它的社会地位比她们低下。娜娜则讨厌她们那些无聊的谈话。它不喜欢达林太太的朋友到育儿室参观，可要是她们真的来了，它就会先解下迈克尔的围裙，然后帮温迪整理一下衣服，再麻利地为约翰梳好头发。

娜娜把育儿室管理得井然有序，没人能比得上它。

达林先生也知道这一点，但他有时会不安地猜想邻居们是否会谈论这件事，生怕被人嘲笑。他要顾虑他在城里的地位。再说，娜娜也让他很是烦恼，因为他总觉得娜娜有时对他不够敬重。



“乔治,它是非常尊敬你的。”达林太太让他确信这一点,还告诉孩子们要对父亲特别好一些。

有时,达林家会举行一个快乐的舞会,还经常邀请他们家唯一的仆人莉莎参加。莉莎穿起长裙,戴上仆人的帽子,看上去像个小矮人。他们蹦呀,跳呀,多欢快,多热闹啊!当然,最开心的要数达林太太了,她会踮起脚尖发狂般地飞旋。

在彼得·潘出现之前,没有比达林家更单纯、更欢乐的家庭了。

达林太太在整理孩子们的思绪时,第一次听说彼得·潘这个名字。到了晚上,孩子们带着乱糟糟的思绪入睡后,每一位好妈妈都会把他们白天弄乱的东西整理好,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。如果你能一直醒着(你当然不能啦),你就会发现妈妈是怎么做这件事的。那可是件有趣的事,就像是在清理抽屉。我想你会看见妈妈跪在床边,饶有兴趣地察看你心里的东西,想象着你是在哪儿捡到它们的。有些东西讨人喜欢,有些却不是。她会把招人喜爱的东西拿起来,紧贴在脸上,像是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猫咪,又会把不招人喜爱的东西匆匆地收藏起来。第二天清早,你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,临睡时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念头被她叠得小小的,放在思绪的最底层。而摆在最上面的,都是美好的梦想,就像你要穿的



衣服一样，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。

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描绘人的思想的图像。医生有时会给你身体的某些部位制图，来看看它们的变化和活动，那非常有趣。给思想绘图也是如此。要是你碰巧看见一幅描绘孩子的心思的图，你就会发现它不仅杂乱无章，而且一直在转动变化。图上有些曲曲折折的线条，就像体温表，它们或许是通向孩子们的理想世界——虚无岛的路。

虚无岛看上去像是一个岛屿。岛上的颜色青一块、绿一块的，变幻莫测。远处的海面上有珊瑚礁和轻快的海盗船。岛上住着一些野人，还有荒凉的洞穴。岛上的土地神大都是裁缝。岛上还有河流穿过的岩洞，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，一间快要倒塌的小屋，一位身材矮小、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巫婆。如果仅仅是这些，那图画就简单啦。可图上还有上学的第一天、宗教、父母、池塘、针线活、杀人、绞刑、带宾语的动词、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、背带裤、从一数到九十九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这一切要么是虚无岛的一部分，要么就是另一张图上的东西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活灵活现的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不动的。

每个孩子的虚无岛都不尽相同。比如约翰的虚无岛上，有红鹤飞过的礁湖，他正在用箭射鸟呢。迈克尔还小，他的



虚无岛是许多白鹳在湖面上飞。在虚无岛上，约翰住在一只翻过来扣在沙滩上的船里，迈克尔住的是印第安人的小屋，温迪的房子是用树叶精心缝制而成的。约翰没有朋友，迈克尔总是到了夜晚才有朋友，温迪收养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狼崽做宠物。但总的说来，孩子们的虚无岛还是有些相似。如果你把它们排成一排，你会发现它们的某些细微之处简直一模一样。

在所有宜人的岛屿中，虚无岛是最舒适的。你瞧，它大小合适，好玩的地方也相隔不远，紧凑得恰到好处。你白天在那儿玩时，摆上椅子，铺好桌布，就像在玩过家家，一点儿也不奇怪。但在你入睡前的几分钟，它会变得格外真实，这就是为什么那里夜晚总有灯光在闪烁的原因。

达林夫人在孩子们的思绪里漫游时，不时会碰上这些让她莫名其妙的东西。其中，最让她困惑的莫过于“彼得”这个名字。她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在约翰和迈克尔的世界里，到处都有这个名字。温迪的心里也逐渐地涂上了“彼得”这两个字，而且这两个字比其他的字写得要粗些。达林太太盯着这个名字看时，觉得它透出些骄傲的神气。

“是的，他确实有点儿傲慢。”当达林太太追问女儿时，温迪遗憾地承认了这一点。

“可是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

“妈妈，你该知道的，他就是彼得·潘。”

达林夫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终于想起了和仙人们住在一起的彼得·潘，以及许多关于他的离奇古怪的故事。比方说，孩子死了的时候，他会陪他们走一段路，以免他们害怕。那时候她一直都相信这些传说，但现在已经成人，长了见识，就开始怀疑到底有没有彼得这个人了。

“这么说，他现在也该长大了。”达林太太对女儿说。

“噢，不，他还没有长大呢！”温迪很有把握地回答妈妈，“他和我差不多大。”她指的是心智和身体都不相上下。温迪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，但她确实这样认为。

达林太太跟达林先生说起这件事时，达林先生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不过是娜娜向他们灌输的一些无稽之谈，只有狗才会有这些想法。别管他们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”

然而事情并非很快就过去了，不久，彼得·潘这个淘气的小男孩就把达林太太吓了一跳。

孩子们常常对经历过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习以为常。你瞧，他们会在某件事情发生一星期后才说出来。例如，一天早晨，温迪漫不经心地说起一件令人十分不安的事：几天前，他们在林中遇到了死去的祖父，并和他做了一会儿游戏。

达林太太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她在育儿室的地板上

发现了几片树叶，可孩子们去睡觉的时候，地板上并没有树叶。

关于这件事，温迪笑眯眯地说：“我相信一定是那个彼得干的！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彼得太顽皮了！玩完了连地都忘了打扫。”温迪叹了口气说。

温迪是个爱干净的孩子。接着，她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妈妈。她认为彼得有时会在深夜来育儿室玩，坐在她的床脚，给她吹笛子。可惜，她从未在深夜里醒来过，因此不晓得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，但她确实知道。

“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，我的宝贝！没有谁会不敲门就进入到房子里来的。”

“我想他是从窗子里进来的。”温迪说。

“宝贝，你的房间可是在三楼。”

“妈妈，难道树叶不是在窗子下面吗？”

“那倒没错，树叶就是在离窗户很近的地方发现的。”

达林太太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在温迪看来，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合情合理，绝不能用“她在做梦”这个解释来敷衍了事。

“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儿把这些告诉妈妈？”



“我忘了。”温迪小声地答道。她急着要吃早饭。

“哈，她一定是在做梦。”达林太太想。

但是，不管温迪怎么说，树叶确确实实是在那儿。达林太太仔细地审视了一番，发现叶子只有脉络。她断定，这些树叶不是长在英国的树上的。她点上蜡烛，趴在地板上，四处搜寻，想找到一个陌生人的脚印。她甚至用火钳拨弄了一下烟囱，又敲了敲墙，然后从窗户外垂一根带子到地面，测量一下高度。温迪的窗子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高，并且周围连根能攀着爬起来的水管都没有。

“毫无疑问，温迪肯定是在做梦。”达林太太心里想。

然而温迪没有做梦，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就证实了她所说的是事实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奇特的历险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。

在我们所说的那个夜晚，娜娜碰巧休息。达林太太给孩子们洗完澡，唱起催眠曲，孩子们就慢慢地松开握着她的手，一个接一个地溜进了梦乡。

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，那么舒适。达林太太暗自嘲笑自己多心，静静地坐在火炉旁缝制衣服。

衣服是给迈克尔缝制的，在他生日那天，他就该穿衬衣了。炉火暖烘烘的，育儿室里的灯光暗暗的。过了一会儿，